

● (日)松本清张 著

孤狼

宋金玉 译



孤 狼

(日) 松本清张 著

宋金玉等 译

法律出版社

孤 狼

(日)松本清张 著 宋金玉等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288,000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1,000

ISBN7-5036-0152-3

I·3

书号 10004·026 定价 2.15 元

内 容 说 明

东方运输公司经理井户原俊敏是日本产业界的暴发户，资本雄厚，魄力宏大。由于他为人谨慎，好独往独来，人们称他“孤狼”。

正当井户原俊敏准备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经营规模时，突然一封匿名信从天而降，信中不但揭露了井户原俊敏旧日的犯罪事实，而且还披露出他现实的不光彩的经济活动及私生活的隐秘。

写匿名信的正是十多年前审讯过井户原俊敏的宪兵根本安雄。他所以这样做，是企图迫使井户原俊敏在极度恐慌中妥协，进而夺取井户原俊敏的全部产业。

面对根本安雄的讹诈，井户原俊敏没有妥协，反以诬告罪对井户原俊敏进行了起诉……

在法庭上，他们的决斗到底谁胜谁负呢？

目 录

会长安然长眠	1
掌心字之谜	7
谜底人物	15
在香港	23
夫人和投球手	31
游览	40
旅馆查询	47
回国和密谈	55
饭店里的女郎	62
神话	71
三个家庭	79
再说香港	87
小酒馆里的会见	92
有借必还	100
商谈之后	108
副大臣的商店	118
大楼的警卫	126
两个女人的谈话	134
采访座谈	142
初次见面	150

威胁的产生	158
找错了人	166
警告	174
时髦的分手	183
结合的神话	191
选手	199
闲谈	207
四种关系	215
调查	224
伏线	232
军需省监守自盗案	240
牵制	248
雨夜	256
设想	265
又一个雨夜	272
牵线人	279
架鹤桥	285
合并住宅公司	293
井户原的计划	300
跟踪	308
奇怪的会谈	317
参加的手续	325
线	331
怒火	340
纵火犯	349
火星	357

道歉	362
准备	370
资料	379
一种正义感.....	387
匿名信草稿.....	393
审讯记录.....	409

会长安然长眠

东洋钢铁公司会长菅沼丑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死也很排场。人的死往往是一生经历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菅沼丑平活了七十四岁，前半生穷得几乎一文不名，在这种情况下，打下了发财的基础。而他的伟大业绩，则是在战后钢铁业高速发展之后完成的。

以原来的东洋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其附属企业就象葡萄球菌一样无限度地繁殖起来。

所属公司虽然都是独立核算制，但他把这些公司统管起来，号称东洋钢铁集团。当然，在发展到这种地步之前，他确实干过一些心毒手狠的事。例如，他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与其有利害冲突的其他公司的阻挠，他就把这些公司强行收买下来，有时设计霸占过来。社会上送给菅沼主宰的事业一个“康采恩”的大绰号。但是，这家新兴“康采恩”的主人与旧财阀不同，即便拥有那么大的财力也毫不大方，心狠手辣的做法仍和过去一样，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但是，丑平却毫不在意。

菅沼丑平受党人的推荐，曾一度出任过大臣，可是不久，他就弃官不做了，因为，当他看到党魁们是怎样吞噬他的财产时，他吓得发抖了。象战国时的武将一样，在小钢铁业界巧取

豪夺，恣意妄为的菅沼终于看到了他的前途的尽头——他已经七十岁了。

首先，当然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再没有扼杀的余地了。产业界已秩序井然，使得他新的雄心壮志难以伸展。到他的事业达到饱和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经老了。他把企业交给各个心腹去办，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把经理的位置让给儿子幸一，自己退居会长之职。

但他并不是隐居，经理虽说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把权力全部交给他。儿子以及他的肱股之臣——各所属企业的经理们，每周一次集中到他的位于田园调布的公馆里，接受他的指示。可以说是太上皇亲政。

他是一位十足的独裁者。在他的眼里，各所属公司的经理们，也只不过是些小伙计。早餐会上他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

“混蛋，那样你能当经理吗？废物！”

过了七十岁，他的骂声便逐渐小下来，到了七十二岁，对召集早餐会就感到有些不支了。但是，他的气势丝毫没有减退。

老之来矣。那年春天，他患了轻度中风，右边的手脚有些不灵活了。但是，他的脾气毫不减当年，操着僵硬的舌头，劈头盖脸地臭骂那些经理们。在人搀扶下，他辛勤地坐着车巡视他的下属企业。他的座车，有一半座位被特别改装得象个卧铺。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作这种最后的挣扎呢？

是女人。

菅沼丑平没有女人连一夜也不能睡。四十五岁时，他有七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其中只有一两个对他还有用。也就是

说大多数的女人都太老了。还在侍奉他的两个年轻的，一个五十一岁，另一个也有五十三岁了。当然，虽说没有用了，但他还是照例给她们每人一套好房子，让公司总务部给她们送生活费。这些钱都由公司经费中支出，连一个子儿都不从他个人腰包里掏。公司里还设有照料这些女人们的专职董事。

他尽管玩得如此荒唐，但仍然以敏锐的目光盯着他的事业。当他不去总公司的会长室之后，家中病室的那个十二张铺席大小的套间，就成了首脑们的会议室。

开会时，丑平在女人们的搀扶下拖着一条瘸腿走进套间，会议一结束，便回到女人们等候着的病室中去。因而他的经理和董事们，即便听到从关着隔扇的病室里传来的迎接他的女人們的撒娇声，也并不怎么介意，反而为会长的长寿而高兴。

那年二月，菅沼丑平来到伊豆伊东的别墅，别墅位于可以俯视大海和城镇的小小山腰上，里面有城里任何一家一流旅馆都望尘莫及的高级设备。比如说，普通别墅的浴室，最多只能容下四个人，而他的别墅浴室却大得出奇，简直和温泉旅馆的差不多。浴室是单独一栋房子，同时容纳三十个人洗澡也不显得拥挤。设计的时候，说是供职员们休养之用，但完工之后，仅仅允许伺候他的寥寥无几的董事们偶尔用一用。浴池中央竖着一根大理石圆柱，池沿弯曲的浴池里经常热水四溢，流到磁砖地板上。圆柱因热气蒸腾而朦胧不清，倒映在水中的柱影古朴、典雅，远处佛堂的一角也因温暖的雾霭而变得无法辨认。

这次丑平从东京带来十个女人。

“大家都到澡堂去！”他命令道。

丑平在这些女人中间孩子般地戏闹着，他的淫言秽语在丧失男性能力之后，听起来也不怎么难听了，仅仅觉得他在触景生情信口开河罢了。

从浴池出来，他仰面躺在铺着地席的磁砖地板上。

女人们围上来，各就各位，从头、肩、手、身一直到脚开始按摩。他渐渐露出满意的神色，闭起眼睛出神，老头子有意地叫妙龄的艺妓们按摩他的大腿和小肚子。

按摩了好长时间，女人们不时地用桶汲来热水浇在他身上。浇热水的方法不能太急，浇得过慢他又不高兴。浇水的诀窍，由负责照料的老板娘指教。

今天干的是平日常做的老行当，那位老板娘还以为丑平太舒服了，以至出起神来。

十个女人的大按摩结束了，丑平静静地由老板娘搂着头抱了起来。平时丑平会舒服地哼一声坐起来，此时却好象累瘫了似地动不了了。他进入睡眠状态，发出了鼾声。

“会长，咱们再下去洗一会儿吧？”

丑平没有回答。这时才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

“会长！会长！”大喊了几声，从会长的嘴里只传出微弱的呻吟声，她们知道情况有些不妙了。女人们害怕起来。

“谁上去报告一下！”老板娘大喊道。

菅沼丑平在昏迷中被男人们抱进病房。当地的医生立即被叫来，他无能为力。平时主治医生和护士总是跟着去旅行的，偏偏这次，连个护士都没有来。恐怕是他们以为去别墅那种逍遥自在的地方不算是旅行吧。当地的医生连抢救都干不好，这并非医生技术拙劣，可能是遇到天下驰名的菅沼丑平病危，有些神经紧张的缘故吧。向东京的家里，主治医生家，各

所属公司的经理、干部都打了电话。别墅的电话不够用，佣人们还跑出去到附近人家借电话。

菅沼丑平鼾声大作，安然地躺着。老板娘和年长的艺妓们成了临时护士。可是本人并不呼痛叫痒，鼾声仿佛远处的雷鸣，老远就可以听到。年轻的艺妓们吓得不知所措。

“你们先回去吧。”老板娘这么一说，她们就慌慌张张地逃回东京去了。她这么说是顾忌到不久就要到来的家属和经理们。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儿子幸一带着主治医生和另外两位医生赶来了，其他经理、董事们也陆续到来了。

菅沼丑平的病房里，只有近亲在守候，其他心腹人士在旁边的房间里安下营来。谁都可以看出，菅沼丑平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经理和董事们中间有的因出差或有事不在家，接到急报匆匆赶来的还不满半数，就这样也足有三十人。

主治医生给丑平作了检查。他说，还能活廿个小时，其他医生也都同意。

下属公司的经理和董事们举行了紧急会议，由儿子幸一主持。

丑平老了，而又已经退居会长之职，他的死对事业没有多大影响，公司事业的轨道已经形成了。

但是，丑平的死确实会使东洋钢铁公司的对外威信有所下降。无论怎么说，他是创始人、实权独裁者，是“菅沼丑平的东洋钢铁公司”。他的死，足以使整个事业大为逊色。例如银行方面的信用，贷款可能变得困难起来。丑平计划的新事业，只有全部取消或者延期进行，现在建设中的项目也将缩小。总

之，今后要按坚实的方针行事，在这些方面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丑平的死对公司也有有利的一面。

丑平一直在和另一家新兴钢铁公司不断竞争。起初与那家公司并没有多大冲突，可是两家的附属企业首先发生了竞争，接着导致新建北海道冷轧带钢厂的申请竞争、扩大设备投资竞争等等，竞争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了。这些大都关系着丑平和对方经理的面子。

在晚年，丑平被他那如何战胜竞争对手的欲望耗尽了精力。即使说他在事业上的设想、计划无不与此有关也不过份。因此，企业越来越膨胀，其中有相当多的企业不顾盈亏，一切为了争霸。因为他是独裁者，无人能制止他，亲信董事们几乎都是些奴颜婢膝的人。

丑平死了就有可能止住这种大出血。实际上，照这样下去，东洋钢铁公司说不定就会濒于危机。必须进行整顿，但在丑平活着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那天夜里的紧急干部会议的气氛是相当轻松的。在听得见丑平鼾声的大厅里，内部会议结束之后，董事们谈起死亡在即的丑平会长，觉得他直到临终都很幸福，想做的都做了，而且是在裸体美女们按摩时病倒的，所以完全是安然长眠。

第二天早晨七时许，病情发生了变化，一直打着鼾的丑平突然睁开眼睛，一个一个地环视着正在俯视着自己的许许多多的脸。这种现象几乎近于奇迹。

丑平好象认出了儿子、出嫁了的女儿们以及董事们的面孔。可是他并不闭上眼睛，他的眼睛转动着，好象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坐的人们面面相觑，濒死的会长在找谁呢？立即浮

现在人们脑海里的是会长的情妇们。她们没有一个在这儿。

这是人之常情。会长想见见她们，想让她们见一面。她们也一定想看一眼弥留之际的会长。

可是，即使和东京联系是否还来得及呢？虽然会长夫人死了，但顾忌到当经理的儿子，竟没有人说破这件事。

会长仍在茫然四顾，看不出他是一个命近黄泉的人，愿望相当强烈。

儿子将耳朵凑近老父嘴边，根本听不清楚。

会长用手指在儿子手掌上写字，反复写了两三次，还是不知所云。好不容易弄懂了会长的意思，当经理的儿子的表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面带惧色。

掌心字之谜

第二天黎明之前，东洋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长——菅沼丑平去世了。遗体立即被用车从伊东的别墅移往东京的家中。

第二天夜里，内部人员通宵守灵；第三天夜里，一般客人通宵守灵；第四天，在青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

报纸对丑平的去世大加报导。正因为他毕生兴办东洋钢铁公司，创造了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讲，他是传记中的人物，从事业上讲，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材。报纸还登载了财界名流的追忆谈话，人们称赞说，他作为一个经营家的才能是罕见的！

另外，其中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作为今后东洋钢铁公司的经营方针，一般说来，不会因会长之死发生变化，但东

洋钢铁公司情况不同，由于丑平会长的特殊地位，他的死会使该公司今后大幅度改变方向。

在内部人员通宵守灵的时候，因为夫人去世了，儿子幸一夫妇便是唯一的遗属。当然，幸一的子女和亲戚们蜂拥而至，并且东洋钢铁公司的主要董事几乎全都来了。

老会长的死并没有给遗属们带来多大悲痛，幸一经理的脸上甚至微微流露出明快的表情。

原来，丑平虽然退居董事长之职，但全部实权都由他一人掌握。儿子幸一仅有个经理的头衔，任何事情他都无权处理。就是在人事方面，连个科级干部，经理都不得随意变动。董事们的变更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那些追随会长的心腹董事们当中，也自然有人于无形之中与经理心心相印起来。这种处境是极其微妙的，家臣是经常无声无息地向下一代主子奉献殷勤的。

董事们必须表演既要取悦会长，又要迎合经理的极其微妙的把戏。因此，对幸一经理来说，丑平会长的死好象是除掉了压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在丑平咽气的一瞬间，他耸了耸肩膀，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近亲通宵守灵的前一天，也就是丑平会长的遗体安归田园调布私宅的时候，内村常务董事将其白发苍苍的脑袋凑近幸一经理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幸一听了，双眉紧锁，对常务激烈地摇头。老常务对这种气势大为吃惊，赶快逃开了。

内村丰吉常务七十四岁，与丑平会长同岁又是同乡，并且是小学时代的同学。出于这种交情，丑平将开办街道工厂的内村拉入东洋钢铁公司，提拔成干部。

内村常务并没有特别担任业务上的要职，他的工作是给丑平的七个情妇分送生活费，并照料她们。除此而外，他还负责丑平获得新欢时的谈判、分道扬镳时的交涉以及解决丑平与女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等工作。老于世故的内村只有这方面的才能，经常对女人们表示同情是他的拿手好戏。

尽管这样，却没有一件关于内村常务的艳闻轶事。他常对公司外的密友们讲：“我与菅沼不一样，我那个东西，早就不行啦，菅沼直到如今还是一晚上没有女人都睡不着觉。”

内村常务和幸一经理咬耳朵，就是商议一下让丑平的七个小老婆与他作最后诀别。如果得到允许，他还想就她们来的顺序进行磋商。倘若七个人一齐来，就会使得这种悲凄的场面变得滑稽可笑了。内村常务很象一位久经世故的人那样，将这种考虑告诉了经理。可是幸一经理断然拒绝，并立即怒气冲冲地说：“没有必要！”内村常务退却了。从经理那句话里，他体会到第二天晚上近亲通夜守灵的时候，是不可能叫她们前来了。内村认为，其原因与其说是经理清高，倒不如说，这是经理出于对夫人的顾忌，因为幸一的妻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一天晚上通宵守灵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近亲。但是，了解丑平生前与她们情况的其他董事们，好象也对那几个女人竟无一个被叫来作最后诀别这种“不自然”的现象感到有点吃惊。假如会长夫人还在世的话，那还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可是，已公然为社会所知是丑平小老婆的女人们被摈诸门外，这是怎么回事呢？与会长死前愉快的玩乐相比，身后竟如此寂寞冷落，为此也有人面对着会长的遗容暗表同情。有的董事偷偷地问内村，内村泛泛地说：“我也不明白，大概经理想把包

括那方面在内的会长的一切影响都消除掉吧。”很明显，会长死后，内村本人立刻就会被赶出这家公司。

董事们还有一件心事：他们赶到伊东别墅的时候，亲眼看到丑平会长临终时抓着幸一经理的手，好象在他的手心里用手指写了什么字。那时经理表情非常严肃，那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内村也是满腹疑团。“只有幸一经理一个人知道。”

掌心字之谜立即引起董事们的极大关心。

有的人这样猜：

“那是会长的遗言，说是要给小老婆当中最得意的那个分份财产，除此之外，没法想象，所以经理的表情才那样复杂。”

“会长指的谁呢？”

“可能是阿久吧，她是会长晚年的情妇，七个人中，年纪最轻，又漂亮。因为会长太喜欢她，一定挂着她。他死了之后，不知道经理会怎样待承她，所以特别给经理留下遗言的。”

赞成说是阿久的人，大有人在，可是也有不同的说法：

“不见得，会长想的是最老的搭挡阿常吧。为什么呢？她是第一个小老婆，又上了年纪，仍然在可怜她吧。”

人们认为这都是讲道理的推论，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真的想法。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更深刻的看法，他们好象很清楚地断言：

“会长告诉经理可以托付后事的人物，会长以为他还会长久地活下去，所以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到这些，在会长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小老婆们的位置，只有公司经营问题，这是会长的心事。所以把自己最信任的人物，写在经理的手掌上。毕